



聖靈的源流與果效

文／宋德熹

——《聖靈活動在教會歷史中的運作》一書讀後感

本書（腓利門書房，2022年1月出版）作者陳勝全長老，一生服事參與聖工，迄今出書十二本，堪稱著作等身；專精於聖經教義詮釋、聖經人文史地，在本書中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聖靈課題的深入研討，前有謝順道長老的《聖靈論》（腓利門書房，1966初版，2019增訂五版），全面性探究聖靈的源流與果效，可謂鉅細靡遺，又時而辯證謬誤，精彩有如以利亞迦密山獨力對抗巴力假先知（王上十八20-40）。今有陳勝全長老本書問世，文筆雋永婉約可讀，古今中外材料豐

碩，為其一生嘔心瀝血的鉅著「教會論」系列之三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一、聖靈感動與應許聖靈的歷史沿革及分疏異同

本書開宗明義認為聖靈是教會的靈魂，同時也是教會建設的根基，如果沒有聖靈的活動，教會將虛有其表，因此本書也可稱為「聖靈行傳」（頁5、17、23）。書中探討聖靈活動的運作，從歷史沿革和文本字義深入剖析，化約為聖靈的感動和應許的聖靈兩類。兩類雖同出一靈（頁121），源流和功

用卻又分疏異同，透過本書，終於解答了前賢千古難解的關鍵疑惑。

聖靈的感動遠從舊約早期，歷經族長時期約瑟、曠野時期摩西和約書亞，士師時代俄陀聶、基甸、參孫，王朝時期掃羅、大衛，先知時期撒母耳、以利亞、以利沙、但以理、以西結等先知偉人，再到新約時期馬利亞、撒迦利亞、施洗約翰、主耶穌，馴至使徒腓力、保羅等人身上，神以口諭、啟示、顯現、異夢等賜予智慧與能力，彰顯出聖工的奇大果效（頁28-29、65-66、245-246）。此後聖靈的「感動」穿透於新舊兩約，使徒保羅還特別呼籲「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」（帖前五19），迄至今日，聖靈感動仍然源遠流長。

而應許的聖靈首次出現，是在耶穌從死裡復活後，於橄欖山上升天前，特別殷切交代門徒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城，要等候領受從上頭來應許的能力降在身上，並安慰他們心裡不要憂愁，「不撇下你們為孤兒」，因而應許賜下「保惠師」，也就是真理的聖靈（路二四49；約十四1、16-20；徒一4）。

十天後的五旬節，果然降下「應許」的聖靈，充滿所坐的屋子，天上忽有響聲，一陣大風吹過，又有舌頭如火焰落在各人頭上（比擬舌頭跳動如火焰），都被聖靈充滿，說出聖靈所賜口才——「舌音的語言」（徒二1-4，本書頁98、161）。此即所謂對神說的靈言禱告，在心靈裡講說各樣的奧秘，

正是主耶穌升天前所申明的：「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，……說新方言」（可十六17），而不同於悟性禱告（林前十四2-4、14-15）。

承上，聖靈的感動與應許的聖靈本是同出一靈，但卻又有分疏異同處。本書指出兩者有同質性和差異性，又有間歇性和長久性。前者賜予「如神般的智慧與能力」，藉超然神力有助於事奉，是短暫性、間歇性的感動；而後者則作為真理與福音的印記，也是得基業的憑據，長久性地永住內住在人心中，是受主差派而來，印證真理，要與教會同在，且住在門徒身體裡面（頁266、271、319）。另者，本書也辯證本來希臘原文的字義，前者是純粹的恩賜，而後者是應許的「禮物」。可惜各種經文的中譯往往混淆一談，皆譯作「恩賜」，以致兩種聖靈無所區別（頁70、95、114、238）。

其次，舌音靈言的現象，門徒當時面對的群眾，及至往後千百年來，卻長期產生諸多誤解和臆測，導致逐漸沉寂。有人形容是別國的話或地方的方言，乃至老家的鄉談，更有人嘲諷說是新酒灌滿了的醉人醉語。甚至後世知名的神學大師——聖奧古斯丁和D·溫特，還批判捲舌音的靈言是自我慰藉的怪異語音（頁82、99、106、230-231、239、261、314-316）。這些認知歧異的亂象，亟需有賴正本清源，還原回到五旬節門徒和信眾所看見所聽見的原始情境，不宜不明所以地自我作解或否定。

二、約珥書秋雨春雨的意涵與果效

至於應許聖靈所謂的「應許」信息，本書認為始於西元前1400多年摩西五經之一的〈申命記〉中的遺訓。由於應許的迦南地氣候環境缺水，需仰靠神眷顧依時節降下秋雨和春雨（申十一10-15）。降下恩賜之物，先知約珥稱之為「甘霖」；耶利米讚頌按時賜雨，定收割的節令；何西阿則逕歡呼為滋潤田地的「甘雨」（珥21-27；耶五20-25；何六3）。而此二雨其實分別有所隱喻，本書詮釋為：「秋雨是撒種時節所降的雨水，而春雨則是麥穗成熟，收割前所下的雨水。」秋雨表明初代教會撒下福音的種子，春雨則意味末期的教會，完成收割的任務（頁172-173、179-180）。

承上，應許的聖靈首次出現在西元29年五旬節，門徒彼得適時且隨機引述西元前八世紀《約珥書》，傳達聖靈澆灌的信息（徒二16-21）。也許彼得不捨主耶穌蒙難升天離別，深盼基督再臨救贖世人，所以援引先知約珥的重點轉述神說的終末論。在「末後的日子」，大而明顯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，將出現舉世大災難天象，也即世界的終結：「到那時候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」（徒二16-21；珥二30-32，本書頁206）。

其實約珥所預告的末世當時還未到，因為春雨即晚雨聖靈的現象尚未降臨，而且末世的預兆有既定的路徑和跡象。跡象譬如地震頻傳、氣候暖化、空氣污染、生態破壞

等地球毀滅，以及饑荒、戰爭等人禍（頁209、211、226-227、256、298-299、300-303）。路徑一如主耶穌升天前指示門徒從耶路撒冷、猶太、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作見證（徒一8，本書頁191-199、267）。

謝順道長老曾根據聖經多處經文，剖析世界末日前，發生《啟示錄》十六章12-16節所謂哈米吉多頓大戰，死傷慘重，瘟疫饑荒屍橫遍野（《聖靈論》頁8-9、176-177）。已故黃以利沙長老更進而藉由《啟示錄》二十章7-15節，探討人類的結局；提到千年之後撒但被釋放，迷惑歌革等四方列國，歌革解釋為蘇俄，最終被天降火燒滅，並進行全人類的審判（《啟示錄的研究》，頁108、263、282、302。腓利門書房，1968初版，2011六版再刷）。

不拘如何解讀，應許聖靈隨著春雨降下，便是世人悔改求告救贖之時。誠如使徒彼得提醒後人的警語：「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為祂是耽延；其實不是耽延，乃是寬容你們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」（彼後三9-10）。

最近勝全長老新出版之《十誡倫理觀——永恆的叮嚀》（迦密文化，2023。頁110-112），也特別引用彼得念茲在茲的警示語：「萬物的結局近了，所以，你們要謹慎自守，警醒禱告」（彼前四7）。苦口婆心地提醒人類如行惡，「相信神必滅現今世界」，吾能不做醒乎！

三、感想與反饋

以下先誌謝本書的開卷有益之功，聊表一個感想。使徒保羅在《以弗所書》第二、三章表明，雖然外邦人肉體未受割禮，本是所應許諸約的局外人，但因基督寶血聖靈所感使之和睦，將兩下合一，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。「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，藉著福音，得以同為後嗣，同為一體，同蒙應許」（弗三6，本書頁147、149、150）。所以認為「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，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」（加三14）。

九世紀時，有一對中國唐朝洛陽地區的基督徒花獻夫婦墓誌銘今已出土，顯而可見大秦景教（基督教）已傳入中土的佐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花獻的妻子安氏還是來自中亞安國的粟特人，其實粟特本族通常信奉拜火教，可能是夫唱婦隨改變信仰。

相信他們當年受洗和禱告，如同使徒彼得當年說的外邦人「既受了聖靈，與我們一樣」（徒十47），也呼應了保羅所強調「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（希臘）人，是為奴的、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」（林前十二

13）。如今的我們，祖先血緣也本是外邦人，何其有幸承蒙諸多歷代使徒筭路藍縷、宣教斑斑的血淚史，才得以藉著福音，同蒙應許。思之令人唏噓！

另外值得一提的，是一個反饋的管見。本書簡列聖靈感動的表格中，多列了巴蘭這號誤入歧途的先知人物，惜正文並未敘述其任何事跡（頁66）。其實巴蘭悲歡起伏又趣味橫生的故事（民二二-二五；申二三4-5；書二四9-10；彌六5），已為我們留下了反饋的伏筆，可以重新思考巴蘭在聖靈感動的沿革中，扮演的正面轉反面的角色。

巴蘭名為先知，實為術士，其秉性還不如座騎的驢子忠實誠懇（書十三22；民二二21-34）。聖經多處評斷「巴蘭的詭計」（民二五18）、「巴蘭的計謀」（民三一16）、「巴蘭的過犯」（彼後二15-16）、「巴蘭的錯謬」（猶11）、「巴蘭的教訓」（啟二14）。巴蘭咎由自取，終於因誘惑以色列民與異族摩押女子行淫亂，被殺於刀下，這就是聖靈錯用自食惡果的下場。

註：本文提及的書籍，皆有同步在腓利門書房販售。

